

“姐弟坠亡案”两名被告一审被判死刑 亲生父亲为何要将一双儿女扔下高楼

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昨日依法对被告人张波、叶诚尘故意杀人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一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,此案即备受关注重庆两姐弟坠亡案。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张波、叶诚尘死刑,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

二人共谋作案

11月2日,重庆已经入冬,山城笼罩在薄薄的雾气中。这天,是陈美霖的爸爸陈豪59岁生日,也是陈美霖两个孩子的一周年忌日。去年的这个日子,陈美霖的一儿一女从15楼坠下,2岁的女儿当场死亡,1岁的小儿子抢救无效后身亡。

早上9点,陈美霖和爸妈准时从家里出发,在早高峰的车流和蒙蒙的细雨中,他们花了一小时才到达北碚。孩子们的骨灰放在北碚天台寺。

这两个孩子的死,在重庆几乎无人不知。在本案正式开庭前夕,陈美霖在网上公布了该案的细节,同时披露了重庆市检察院第五分院的起诉书。根据起诉书,张波和叶诚尘通过网络相识,随后开始谈恋爱。张波离婚后,叶诚尘多次向张波表示自己及父母不能接受张波有小孩的事实。

2020年2月左右,二人在长寿区见面时便共谋杀害张波的孩子。随后,二人多次通过面谈、微信聊天等方式共谋杀害两个小孩的办法,并商定采用意外高坠的方式杀死两个小孩。同年6月,叶诚尘还多次通过微信催促张波作案。

2020年11月1日,张波主动联系陈美霖要接雪雪,陈美霖将雪雪送到张波家后,因为要与朋友聚餐先行离开,雪雪留宿张波家中。当晚,因为孩子奶奶刘某华在家里,张波未能作案,他驾车赶至长寿区与叶诚尘见面。按起诉书所述:“11月2日上午10点多,张波回到家里,下午3点半左右,张波趁刘某华外出不在家之际,将正在次卧玩耍的两个孩子双腿抱住,一起从次卧飘窗扔到楼下。”

心尖尖上的宝贝

佛堂里有数百个灵位,雪雪和瑞瑞的骨灰放在一起,位于靠近观音像的最前排。这一天上午,整个佛堂只有陈美霖一家人前来拜祭,安静得连说话的声音似乎都有回响。

“你说人咋能这么坏,你不想孩子可以送回来给我们,你为啥一定要把他们弄死?”陈豪站在佛堂里,背着手叨念着。

雪雪是陈美霖的父母一手带大的。陈美霖的母亲赵维莉叫她大宝宝,更多的时候叫她妹妹。妹妹这个称呼,在川渝地区常见于称呼女儿,陈美霖是赵维莉的“妹妹”,雪雪也是赵维莉的“妹妹”,两个都是她心尖尖上的宝贝。

怀上雪雪的时候,陈美霖和张波还没有结婚。

2016年,陈美霖和张波因为在同一家公司工作而相识,随后恋爱。2017年陈美霖怀孕,陈父陈母非常生气,极力反对。

赵维莉说,两人结婚后不久,雪雪出生。陈美霖在婆家只住了半个月,就因为摩擦太多,被她接回了娘家。赵维莉白天上班,晚上带孩子。她身体不好,在

退休前查出了淋巴瘤,历经了一次长达12小时的大手术,切掉一侧声带,还需要每个月定期去医院复诊治疗。在这样的身体状况下带孩子,对她来说已经是极限,这也是陈美霖小儿子瑞瑞出生后,她没有接到自己身边的原因之一。

“我的大宝宝啊,死得太惨了。”赵维莉突然在佛堂里号啕大哭起来,哭声中,陈美霖蹲在地上,一遍一遍擦拭两个孩子的骨灰盒,一句话都没有说。

吵吵闹闹地过日子

30岁的陈美霖有一双亮晶晶的眼睛,眉毛弯弯,小小一张嘴,圆圆的脸,齐肩短发,指甲涂了深色甲油,衣服饰品搭配合宜,举止乖巧有礼貌。说话的时候,无论在说什么艰难的话题,她常常会在语音结尾停顿一下,当你追问时,她不说“是”,而是用典型的重庆话回答“哎”,拖出一个小小的尾音。然后习惯性地弯出一个甜甜的笑。

她喜欢化妆。在发出网络视频呼吁舆论关注孩子们的坠楼案时,她的眉毛依然是修长有型的,因为戴着口罩,以及含着眼泪,越发显得眼睛大而亮。她不符合某些人想象中的、遭遇丧子之痛的母亲形象。她没有蓬头垢面,没有形销骨立。她得体地出现在公众面前。

她也因为这些而在网络上受到攻击。

“孩子死了你还有心情化妆?”“你看起来根本不像死了孩子的母亲。”“怀疑这个事情还有其他内情,一个正常的死了娃娃的妈妈,不会还这么思维清晰表达顺畅。”诸如此类的评论,曾经在她的视频账号下频繁出现。

她曾解释,这样只是想自己看起来不要太狼狈,但此时此刻,蹲在地上擦拭骨灰盒的陈美霖,已经是另一个陈美霖。她一上午都几乎没有说话,她不想动,不想搭理任何人,她对外界的一切声音无动于衷。她只是蹲在这里,一遍一遍擦拭骨灰盒上并不存在的灰尘。

张波的朋友何晓东最初对陈美霖的印象并不太好。“从第二次见面开始,她就怀孕了,可能因为怀孕的原因,她性格直爽,脾气也很大,她和张波经常当众吵架。”何晓东说,最开始两人吵吵闹闹地过日子,也过得还不错,但在陈美霖第二次怀孕时,两人吵到了要离婚。当时有朋友请二人吃饭说和,张波到了餐馆看到陈美霖也在,脸一黑转身就走了。

也是这一次,让何晓东对这对夫妻的强弱关系有了新的评价。“张波走后,陈美霖把我叫到门外,哭着请我帮帮她。她说为了孩子,她不想离婚,不想让孩子们有个破碎的家庭。”何晓东说,自己曾以为在这段婚姻里,张波是弱势的一方,“那次我才知道,弱势的是陈美霖。”

“双面”张波

陈豪、赵维莉的家收拾得整齐温馨,除了女儿陈美霖的卧室。

因为阴天,屋子不太亮堂,双人床上,一半码着一堆衣服,另一半堆着被子。在陈美霖刚生



了女儿雪雪后,张波在这里住了好几年。但这几年里,作为岳父岳母,陈豪和赵维莉几乎没怎么和张波交流过。张波早出晚归,回家就躲进卧室,不出门,也不爱说话。

“最开始陈美霖跟我说张波没读大学,我以为他是高中毕业。婚后才知道,他初中都没有毕业。”赵维莉叹了口气,女儿曾经的懵懂倔强仍历历在目。

雪雪刚满月,陈美霖就又怀孕了,赵维莉气得不行,坚决不同意女儿在身体还没有养好的情况下生二胎。但是在去医院做流产检查后,陈美霖改变了主意。

“他们俩本来就打算生两个,她一听医生说,现在子宫情况不稳,做了流产出现极端情况可能需要摘除子宫,就不想做了。”赵维莉说,“生了二宝后,他们就闹得很凶了,张波一天到晚不回家。”

赵维莉认为,在婚姻的拉扯中,张波对孩子们也没有太深的感情。甚至连何晓东都看得出来,张波对自己的一双儿女十分冷淡。

瑞瑞4个月大时,生病住院一周。赵维莉自己身体不好,带着雪雪,还要抽空去医院看女儿和外孙。绝大部分时间,她都没看到女婿张波的影子。孩子出院前,张波开始和陈美霖正式谈离婚。这是赵维莉第一次知道,两人的关系已经闹到要离婚这样的地步。随后,张波开始经常不回家。

陈家认为,除了感情上的匮乏,在经济上,张波也丝毫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。“雪雪从小到大,张波给她买过几件东西?这么多年来孩子吃的奶粉全都是我买的!”

何晓东回忆,2016年,他曾接到网贷催收电话,对方说张波借了钱,把何晓东留作了联系人。这几年来,张波也曾多次找何晓东借钱。“500元、1000元都借,最后一次借了三四千元,直到去年出事前还没还完。”根据何晓东和张波的聊天记录,到被警方抓获前,张波还欠何晓东3400元钱。

但在社交场合,张波表现出



不一样的样子。

何晓东说,2019年初,张波买了辆奔驰车,出去应酬打牌,吃的穿的用的也都很高级。但与此同时,他始终没有停止过向何晓东借钱。2020年,何晓东的孩子出生,张波随了300元的礼钱,说自己最近经济困难,希望何不要介意。

何晓东以为张波的拮据源于离婚。按照张波的说法,为了离婚,他把一切都给了陈美霖。但这种说法被陈美霖嗤之以鼻,她一项一项算出离婚时的财产分配:“我们唯一的共同财产就是那辆奔驰车,没有房子,没有存款。这辆车还是刷我的信用卡加上找我妈借了几万块钱才买下来的。离婚前他把车子卖了,大概卖了30万元,还了贷款和欠债,最后只有两三万元。这个钱是给了我,我都给雪雪存起来了。”

2020年情人节,张波在朋友圈发了和叶诚尘的合照,照片里叶诚尘抱着一束“现金玫瑰”,图片精修过,滤镜也是时下流行的样式。

孩子成了阻碍

赵维莉说,女儿陈美霖是个对“完整家庭”有执念的女人,即使感情关系已经摇摇欲坠,她仍不愿意离婚。赵维莉至今还记得,在陈美霖小时候,自己和丈夫也曾争吵到闹离婚的地步,女儿流着泪拉着自己的手:“妈妈,你再给爸爸一个机会嘛。”

但她和张波的婚姻最终走到了尽头。2020年2月,两人离婚。根据离婚协议,女儿雪雪归陈美霖抚养,儿子瑞瑞在6岁前归张波抚养,6岁后归陈美霖抚养。

“只剩4年多而已,他连4年多都等不了。”相比一直跟在自己身边的雪雪,陈美霖对于儿子的感情则掺杂了更多的愧疚和亏欠感。离婚时,她一个月工资不到5000元,母亲赵维莉身体也不好,养一个孩子已经是极限。张波曾承诺分8年时间给两个孩子80万元抚养费,但陈美霖说,到事发时,张波也只给了大约3万元。

陈美霖说,这种情况下,把

两个孩子都接到身边,成为一件不可能做到的事。儿子瑞瑞跟在奶奶身边,陈美霖逢周末便带着雪雪去看弟弟。

但孩子成为张波奔向新生活的阻碍。离婚的当月,他在朋友圈公开和叶诚尘的情侣照,头像、朋友圈封面清一色都改成了二人合照。

根据起诉书,张叶二人一度因张波有孩子的事闹分手。何晓东说,叶诚尘一开始并不知道张波还有两个孩子,和他谈恋爱也是瞒着自己的家里人。

“叶家在葛兰街上有好多房子,一整栋一整栋的。”多位村民说,叶家做房地产发家,是镇上出名的有钱人。根据起诉书披露信息和工商登记信息,叶诚尘是重庆某食品有限公司财务人员,而这家公司的最大股东为其父叶某平。除此之外,叶某平还曾是重庆市长寿区某矿业有限公司的股东。今年7月,记者在该案开庭前前往该食品公司,试图接触叶家人。正在卸货的工作人员听到记者的来意后都缄口不言。

另一边,张波的家庭情况则很一般。他出生在重庆市长寿区葛兰所冯庄村。邻居黄大姐说,张波父母都在工地上打工。记者曾多次与张波家人打电话、发短信联系采访,对方均无回应。

蓄谋已久的谋杀

根据警方调查,2020年2月开始,张波和叶诚尘开始商量着如何让孩子这个阻碍消失。根据时间推算,这也是张波和陈美霖刚刚离婚的时候。

陈美霖从警方处获悉,张叶二人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,设想过包括开车冲进河里把孩子淹死等多种方式,试图制造意外死亡的假象。

孩子们坠楼后,在重庆本地许多微信群里,都流传着一段视频,视频里,张波守着尸体号啕大哭,一个悲痛的父亲形象几乎要穿透屏幕。“孩子摔下来之后我也去了现场,大女儿当时就没救了,小儿子还有口气。”即使事情已经过去很久,一名当天值班的小区清洁工对张波的印象仍然非常深刻,“他哭得很伤心啊,一边哭一边在地下打滚。”人人唏嘘,几乎无人敢想,孩子父亲就是悲剧的始作俑者。

但也有些人从一开始就有怀疑。陈美霖一家在事发后报案时就提出了自己的疑点:以窗户的高度,2岁的雪雪还有可能翻过去,1岁的瑞瑞如何能翻得过去呢?雪雪是个性格胆小的小姑娘,从来没有靠近过窗台,任何可能有危险的地方,她都是乖乖绕开的。

此外,张波两次前后冲突的说辞也让陈美霖感觉疑惑。“他跟我说事发时他在另一个房间睡觉,但是跟我朋友说的时候,又变成了他当时在客厅吃饭。”尽管如此,陈美霖也没有愿意往最差的方向猜测,“他是孩子的亲爸啊,情何以堪?”

2020年11月10日,张波和女友叶诚尘被警方抓获。

昨天,记者从参与庭审的人员处获悉,张波、叶诚尘二人未当庭表示是否要上诉。

据新华社、《新京报》